

全面解读水浒英雄来龙去脉

水浒全传₅

有人说：水浒英雄一百零八将，个个都是英雄好汉，坊间流传着许多关于他们的故事与绯闻，就好像现在的明星，但到底他们有怎么样的前世今生，这里面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呢？田连元《水浒全传》讲述史上最全的水浒人物谱。

长篇故事小说

施耐庵 原著

田连元 编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全面解读水浒英雄来龙去脉

水浒全传

长篇故事小说

田连元 编著

施耐庵 原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水浒全传 / (明) 施耐庵原著 ; 田连元编著. -- 北京 :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5115-3262-6

I. ①水… II. ①施… ②田… III. ①北方评书—中国—当代 IV. ①I239.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45392号

书 名: 水浒全传

作 者: 施耐庵 田连元

出 版 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宋 娜

封面设计: 肖 博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2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27 65369846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 (010) 65369530 65363527

编辑热线: (010) 65369521

网 址: www.peopledaily.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47.2万字

印 张: 12

印 次: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5-3262-6

定 价: (全五册) 168.00元

目录

第二百五十四回	1	第二百七十二回	89
第二百五十五回	7	第二百七十三回	94
第二百五十六回	12	第二百七十四回	99
第二百五十七回	17	第二百七十五回	104
第二百五十八回	22	第二百七十六回	109
第二百五十九回	27	第二百七十七回	114
第二百六十回	32	第二百七十八回	119
第二百六十一回	36	第二百七十九回	124
第二百六十二回	40	第二百八十回	129
第二百六十三回	45	第二百八十一回	134
第二百六十四回	50	第二百八十二回	138
第二百六十五回	55	第二百八十三回	143
第二百六十六回	60	第二百八十四回	147
第二百六十七回	65	第二百八十五回	152
第二百六十八回	70	第二百八十六回	158
第二百六十九回	75	第二百八十七回	163
第二百七十回	80	第二百八十八回	168
第二百七十一回	85	第二百八十九回	173

第二百九十回.....	178	第三百一十回.....	281
第二百九十一回.....	183	第三百一十一回.....	286
第二百九十二回.....	188	第三百一十二回.....	291
第二百九十三回.....	193	第三百一十三回.....	296
第二百九十四回.....	199	第三百一十四回.....	301
第二百九十五回.....	204	第三百一十五回.....	307
第二百九十六回.....	209	第三百一十六回.....	312
第二百九十七回.....	214	第三百一十七回.....	317
第二百九十八回.....	219	第三百一十八回.....	322
第二百九十九回.....	223	第三百一十九回.....	327
第三百回.....	229	第三百二十回.....	333
第三百零一回.....	235	第三百二十一回.....	338
第三百零二回.....	240	第三百二十二回.....	343
第三百零三回.....	245	第三百二十三回.....	349
第三百零四回.....	250	第三百二十四回.....	354
第三百零五回.....	255	第三百二十五回.....	359
第三百零六回.....	260	第三百二十六回.....	364
第三百零七回.....	265	第三百二十七回.....	369
第三百零八回.....	270	第三百二十八回.....	374
第三百零九回.....	276		

第二百五十四回

李逵在寿张县的大堂上审问刘家这哥儿几个的案子，他一听这大伯哥要娶老兄弟媳妇，而老二、老三、老四这三家都知道，李逵可就来了气了，“我先问你们现在都有妻室的这哥儿仨，你们说你们这老兄弟媳妇嫁给这个大伯哥，他们合适吗？老二，你说？”

这老二说：“唉，老爷，我们觉得这也能行。”

“老三你说！”

“老爷，她要是愿意的话呀，我看可以。”

“老四，你说！”

“老爷，我看他们俩还算合适吧！”

“我再问你们：他俩差二十岁，这是不是有点大了？”

“这……岁数是差得大了点，可反正是家里人，也没什么……”

“好，你们都说是家里人没什么，就是岁数差得有点大，那老爷我现在就给你们断了：我看我给你们家里都调腾调腾，往上倒倒个儿！老二，把你媳妇给你大哥；老三，把你媳妇给你二哥；老四，把你媳妇给你三哥；让你这个老兄弟媳妇就嫁给老四，你们看怎么样？”

这哥儿仨一听，我的妈呀，这给我们家里大换班呀？整个把媳妇给倒腾一个个个儿！这还不乱了套了？这哪儿行呀！几人连忙说：“老爷，老爷，这可不行，没有这么倒腾的！”

此时旁边这些站堂的衙役，有的就捂着嘴偷笑：我的妈呀，头一回听到这么问案的，整个一个往上踹，哪有这么踹的？

李逵瞪着眼珠子瞅他们，“你们说愿意不愿意？”

“啊，老爷，那、那不行，我们不愿意，不愿意呀！”

“好，要是不愿意的话，那咱们就不往上倒腾了，你们这个老兄弟媳妇也不能嫁给你这个大哥。你这个大伯哥我听说不是个东西，前房媳妇就是让他逼得服了毒了，你们这哥儿仨揍他！揍他个不是东西的！”

这哥儿仨听了大眼瞪小眼，“我们揍？”

“你们揍不揍？你们要不揍，我下去揍他！我两拳头就能把他揍死！”

“哎哟，可别！那好，我们这大哥他就不是个东西，该打！”这哥儿仨赶紧走上来打这老大，“乒乒乓乓”这通打，把腮帮子都给打肿了。李逵在上面看着挺满意，“好了，你们这三个兄弟媳妇也揍他！我告诉你们，说不定你们哪个男人再死了，你这大伯哥再调戏你们呢？现在先把打够了！”

这几个兄弟媳妇一听，“老爷，我们不会打……”

“不会打也得打！一人打一下！”

这几个兄弟媳妇没办法，上来“啪啪啪”又把大伯哥打上了。

李逵往旁边看这衙役，“哎，你们弄一面锣领着他，再写个纸条：‘调戏弟媳，没羞没臊’，把纸条贴他脸上，把他游街示众！把寿张县的大街都走遍了，转一圈再回来！”

衙役们一听，哪敢不办呀？旁边的押司提起笔来给写了一纸条，贴在老大脸上，领着游街示众去了。

李逵在这看了看这老兄弟媳妇，“你寡妇也不容易。”在桌子上抓起块银子来，“咣”扔在地上，“这块银子给你，你看有合适的再找一个，下堂去吧！你们剩下的那帮人都回家！”这些人一听，“呼噜呼噜”都下去了。

这工夫，堂下边这些看过堂的老百姓都为这李逵鼓起掌来：“哗哗哗……”大家心想：都说这黑旋风李逵杀人不眨眼，敢情挺会审案，有两下子！李逵一看大伙鼓掌，他更来能耐了，往那底下人群中问：“你们谁有冤屈上堂？老爷给你们做主！”

人群里走出一个三十几岁的人，往堂上一跪，“老爷，我有点事给您说说，老爷能给我做主吗？”

“说，能做主！什么事？”

“老爷，我是在寿张县十字大街往东走开饭馆的，我这个饭馆真不错。有这么俩人，一个叫沈十，一个沈七，这哥儿俩经常上我那饭馆去喝酒，而且喝完酒不给钱，老让我记账，我已经计了三年账了，到现在他们一个子儿也没给我。老爷，这事你能做主吗？”

“嗯？沈十沈七他们俩是哪儿的？”

“老爷，实不相瞒，他们俩就是这衙门里的，是您这儿的公差。”

李逵听到这里，瞪起眼珠子来往两旁边站班的衙役里面看，“谁呀？谁叫沈十，谁叫沈七？站出来！”

这时旁边的押司说：“老爷，这哥儿俩，今天白天下乡了，得晚饭以前才得赶回来，现在没在这儿。”

“真的吗？你们大伙说是这么回事吗？”

两旁这些站堂衙役齐声应答：“老爷，这是真的，这沈家弟兄二人到傍晚时才能回来。”

“哦，好吧！掌柜的，我问你，你姓什么？”

“我姓楚。”

“楚掌柜的，你先回家，这事等到傍晚的时候他回来，我再问案，你等着吧！”

“好！”这掌柜的站起来转身下去。

李逵又往两边瞧了瞧，“怎么样，我这案问的还公平吧？下边的老百姓，你们说我问的案公平不公平？”

大伙纷纷喝彩，“好，公平！”

李逵看了看这些站堂的衙役，“你们说，我这案断得怎么样？”

“老爷你断得好，断得好！”

“断得好呀，见好就收！退堂！”

外边老百姓一看退堂了，都纷纷散去。李逵从这堂上走下来，他干吗退堂呀？他饿了！李逵倒背着手，看了看周围这帮衙役，“我说，我今天在这儿吃晚饭，告诉厨房，给我做一桌上等酒席，我要在这儿吃喝一顿，然后再说！”

“哎，好！”衙役就去安排，告诉县衙里的厨师傅，赶快给置办一桌酒席，而且一定要好，这可是给黑旋风李逵吃饭，要是有一个菜他吃的不对口，那车轮大斧一举，你脑袋就两半了。这厨师傅端着大勺，心里面直打哆嗦，心想：我的妈呀，这个爹我得要伺候好了，要是伺候不好，脑袋得搬家。

待到这桌丰盛的酒席摆上来时，李逵告诉全堂的站堂衙役，今儿个他请客，酒席摆了好几桌，一块在这堂上吃。这些衙役们心想：别说，这李逵还够义气，到底是占山为王的，绿林中人就讲究义气，看咱们今儿个站堂站累了，请咱们吃顿饭。平常老爷站堂的时候，从来没请咱们吃过饭。当下他们在这饭厅里面摆好了酒席，这就开吃了。

这时候，下乡的沈七和沈十回来了，这哥儿俩一进屋，衙役们有的认的，全都站起来了，“哎呀，你们回来了？”

“回来了！哎，今儿个怎么的，怎么衙门里面摆上酒席了？这，这谁来了？”

“谁来了？贵客来了！我告诉你，沈十沈七，咱们新任县太爷来了！”

“新任县太爷，谁呀？”

“黑旋风李逵！”

“啊，黑旋风李逵？那不是我们缉拿的梁山强盗吗？”

“嘘！告诉你小子，脑袋要搬家了！要敢说这个，那李逵就在那桌上坐着呢，瞧见没有？”

“哎呀，那，那他怎么来了？咱们老爷呢？”

“咱们老爷早吓得不知躲哪儿去了，现在咱们寿张县就是梁山的天下了！唉，还不过去给李老爷见礼？你快报上自己的字号，好知道你是谁。”这些衙役们也是犯坏，心想：白天有人把你都告下来了，你快报字号去吧。

这沈十跟沈七俩人就过来了，“嗯，哪位是新老爷？”

李逵自己在这桌上坐着，“啊，你是谁呀？”

“嗯，我是沈十，他是沈七，我们给李老爷见礼！”

“好，坐下坐下，就跟我在一个桌上吃！”

沈十和沈七这哥儿俩纳闷了，心想：今儿怎么对我们哥儿俩优待？他自个占一个桌，怎么我们哥儿俩一来就让我们陪着他吃？这俩人坐下了。

李逵又冲着那边招呼两个人过来，“嘿，你跟你，你俩过来，上我这桌上来！”

有俩班头过来，坐这了，“嗯，李老爷，你有什么吩咐？”

“把那边那酒坛子搬过来，拿大碗倒上酒！”

“哎！”酒坛子搬过来，把大碗放这，“咚咚咚……”两大碗酒倒满了，李逵这酒碗也给倒满了。李逵看了看他俩，“我说沈十沈七，你俩把这酒喝了！”

沈十和沈七这二位是嘴上抹石灰——白吃的茬口。为什么饭店的掌柜的告他？就因为他俩仗着是衙门里的人，老上那饭店白吃饭不给钱，老记账但不还账。今天这俩人一看，这酒席更是白吃白喝呀，那还不吃、还不喝？端起那酒碗来，一仰脖，“咚咚咚”喝下去了。

李逵又告诉旁边那两个班头：“给他再倒上！”又倒上了，俩人端起碗来，“咚咚咚”又干了。李逵又让给倒上，这沈十和沈七俩人互相看了一眼，心想：这什么意思？可能是咱们今天来晚了，先罚酒三碗？让喝咱就喝吧！端起碗来又喝了。李逵还让给倒

上，这俩小子一看，怎么净让我们喝呀？“老爷，我们先吃口菜行不行？”

“别吃菜，你们俩不是喜欢喝酒吗？喝！先把酒喝足了再吃菜！”

“那，那一会儿我们不就喝醉了？”

“你们俩有酒量，来来来，让他喝！”接着又倒上酒了。

喝到五碗上，这哥儿俩就觉得势头不对，“嗯，李老爷，求求你，我们不喝了，行不行？”

“不喝？不喝了不行！我告诉你们俩，你们是不是上那姓楚的酒馆里边老去喝酒去？喝了三年，也不给人家钱，你这不是给你们衙门里丢人吗？今天我给你俩管够，先把你这一个月酒喝出来！你们俩给他倒！”

这两班头一看，行，这位李大人可有招数，把这一个月的酒让他今天都灌出来，那不得灌死呀？灌吧！两人把酒坛子搬过来，又倒一碗，“喝吧！哥们儿，你要不喝下去，这李老爷可不能饶你。”

这沈十和沈七一看，奶奶个孙子，你还劝我，我这肚子里面能喝得了这么多酒吗？可又不敢说，“咚咚咚……”一转眼，每人都喝了十来碗了，肚子鼓起来了，这两人站起来，“老爷，我求老爷您开个天恩，我们俩出去方便方便不行吗？”

“方便方便？不行，喝！来，给他灌！”

旁边这两班头想：这沈十、沈七平素在衙役里人缘也不好，大家伙对他们俩贪吃贪喝也很厌恶，今天李逵对他们一惩罚，我们何乐而不为呢，借着李老爷出我们心里的闷气。接茬给他俩灌酒，最后给他们俩灌得上边喝，下边都尿了，就这样李逵还给他灌。

灌了二十来碗，这俩人在椅子上坐着不能动地方了，一个劲地求饶：“老爷饶命呀，您这还不如把我们宰了呢！”

李逵叉着腰看着他们，“你俩不是能喝酒吗？我看也不怎么能喝呀？这才两坛子酒就灌这样了？混帐东西！我告诉你，今后再在人家饭店里喝酒不给钱，我就这么灌你！你可要知道，寿张县离梁山泊近在咫尺，我经常往这来。我要再听那掌柜的说你还在那喝酒不给钱，我就弄六坛酒灌你一个人肚子里，多会儿把你肚皮灌爆了，多会儿为止！”

两人趴在地上不住叩头，“哎，老爷，我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李逵也不理他们，站起来了，“行了，让他俩慢慢在这躺着吧。我告诉你们，我大哥这阵估计都到城外头了，我到外边瞧瞧啊！你们在这儿先都吃着，先都喝着啊！”说着迈步往外走，随后这些个衙役们都往外送，“哎哟，李大人，李大人，您什么时候回来？”

“我啊？一会儿就回来！我一会儿要不回来的话，嗯，明天一早就回来了！”

这其实是李逵给自己制造的一个脱身的借口。李逵从里面出来，到在衙门的前面，把自己骑的那匹马缰绳结开，搬鞍认镫骑上了这匹坐骑，此时他身上还穿着这件官袍。他扭转身来，冲着大伙看了一眼，挥了挥手，“你们都回去喝，啊！我去接我的宋大哥！”“啪”一打马，出了寿张县，他说是接宋大哥，可宋江根本没来，李逵借这往走了。

李逵走了之后，这寿张县十天之内没有县官，这些衙役每天都在这大堂上盯着，也不击鼓，自己在这升堂站班。等着新任李老爷要是回来，我们好得看着。等一天不来，等两天不到，一直等到十天上，逃跑的那老爷从济南府差人跑到这儿探听消息，才知道这李老爷走了，这才回来。寿张县里的老百姓对李逵这个只当了一天的县令称颂不已，

大伙都讲：你看那个李逵当县令，人家还当得挺明白。所以后来有人给他写了这么一着打油诗：为官难时也不难，只须公正理不偏。粗人李逵做寿张，官司断得也了然。

李逵上了马，出了寿张直奔梁山泊，回来之后先到了水亭朱贵这儿，这朱贵一看李逵，吓了一跳，“哎哟，我说李爷，这什么时候当了官了？怎么戴上乌纱穿上官袍了？”

李逵哈哈一笑，“你不知道呀？我当上寿张县令啦！”

“哎哟，我说李爷，你怎么跑寿张去了？”

李逵没接嘴，把话茬岔开了，“有船吗？给我弄一只，我得上梁山！”

话刚说到这儿，燕青来了。原来燕青跟鲁智深武松他们回到梁山之后一看李逵没回来，这宋江就问他们，李逵哪去了？燕青说：“我也不知道呀，神州擂打乱了套了，李逵先回的店房，我问店里的掌柜的，掌柜的说他先行一步，回梁山了，没回来。我再找找他吧！”燕青刚一下山，到水亭就跟李逵碰上了，燕青一看李逵，“哎，李哥，这是哪出呀？你怎么当了官了？”

“哎，我说，燕青，这个没看着吧？不光是当了官了，我还问了案了呢！我在寿张县把寿张县令给撵跑了，我在那当了一天的官！”李逵就把自己怎么跑到寿张县，怎么把那县令吓跑了又怎么问的案，一桩桩、一件件跟燕青一说，燕青一听，乐得前仰后合，“哎哟，我说李大哥，你这案问得可太漂亮了，谁当官也不能像你这么问案！”

“那当然，老百姓还给我鼓掌啊！哎，宋大哥怎么样？”

燕青说：“什么怎么样？你偷下梁山，宋大哥那可是憋着一肚子气，走吧，上梁山上向宋大哥请罪吧！”

“那，我，我怎么说？”

“你怎么说呀？你就跟宋大哥说，你上寿张县的县官了！别的话别提了，见了宋大哥你就请罪！”

“可我有功呀！打神州擂的时候，我帮你的忙了，我要不去的话，那擎天柱能打死吗？”

“这倒也是，你跟我一块上大哥那儿说吧！”

“哎，那好，走走走，上山！”

说话间，李逵跟燕青两人一起上梁山，来到忠义堂前，燕青先向里面禀报宋江：

“宋大哥，李逵回来了，他上寿张县了。哎，众位弟兄，一会儿李逵往上走的时候，大家请都注目，李逵现在可是变了样了！”

宋江一听李逵变了样了，满脸疑惑：李逵能变成什么样呀？“让李逵进殿吧！”

“好！”燕青根本没告诉大家说李逵穿着官服来的，这是他有意给大家一个意外，他对外喊了一嗓子：“李逵，宋大哥有令，告进！”

“哎，李逵告进了！”李逵说着迈步往上一走，还故意把脚步放慢了，这是要讲究一点派头。他这方步一迈，纱帽翅一颤悠，从打堂下一上来，一百零七将一看，大伙全都喷了，“这李逵怎么这模样了？”全场哗然，宋江在上面也绷不住了。军师吴用捂着胡子看李逵心说他在哪儿弄的这身衣裳，是唱戏的戏服？仔细一看，还真不是戏装，确实是官服。

李逵上前对宋江一抱拳，“大哥在上，小弟李逵给大哥见礼！”说着话一撩官袍，给大哥跪下了。

宋江问：“李逵，你身穿官服，上哪里去了？”

“哎，大哥，我，我上寿张了！”

“你上寿张县干什么去了？”

李逵把自己到寿张的经过当着大家的面一讲，众位弟兄就像听相声一样，一会儿一乐，一会儿一乐，李逵整个全讲完了，“大哥，这事不怨我呀，燕青下山我不放心，我想着跟他做个伴，结果我就去对了，我要不去，那任原就死不了，大哥，你还怪罪我吗？”

山上的弟兄都以为宋江会怪罪李逵，宋江却没有怪罪，为什么？这其中有一个原因。

第二百五十五回

李逵穿着寿张县县令的这身官服上了梁山，按说李逵回来，宋江应当狠狠地训斥他，但是这回宋江却宽恕了他，这是因为宋江最近正在办一件大事。

李逵下了梁山奔泰山神州之后，宋江就派出了小旋风柴进和神行太保戴宗，到东京汴梁去见宿太尉宿元景，宋江给他们两个人带着五百两黄金，让他们俩去斡旋皇上招安的事情。现在宋江心里面别的事情都放到次要地位，最重要的就是招安。因为宋江心里认为，他们梁山不管怎么样发展壮大，毕竟是一股小势力，和皇帝统管的全国的大势力比较起来，梁山的这个小势力日久天长，终究打不过那大势力，宋江他没有信心也没有决心去推倒大宋、重建朝纲，更何况他也没有那个本事。所以宋江想，这伙子弟兄未来的前途、前景最好的一条路就是招安。

宋江跟小旋风柴进曾经单独讲过，这回到东京汴梁一定要竭尽全力，我们拿着五百两黄金去买通宿元景宿太尉，就全当是花钱买官了，所以小旋风柴进跟神行太保戴宗俩人已经下了梁山，奔东京汴梁而去，如今他们还没回来。

但这只是宽恕李逵的原因之一，宋江想，一旦这次小旋风柴进到东京，把招安的事情给斡旋成功了，皇帝派官员到梁山来招安，那么我对李逵得先好好安抚。宋江心里边有数，梁山上边这些个弟兄，在招安的问题上态度不一样，有的非常愿意，有的是中立态度，还有的是坚决反对。比如像玉麒麟卢俊义、青面兽杨志、大刀关胜、双鞭呼延灼，这些人是愿意招安的；但像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赤发鬼刘唐、阮氏三雄等人，都是反对招安的，但其中最不愿意最反对招安的就是这黑旋风李逵。九九重阳节的时候，宋江念了一首诗词，说了句招安，那李逵把桌子都踢了。

宋江心想：真要是皇帝派一位官员到这儿来招安，这李逵说不定还会做出什么事情来。所以从现在开始，宋江对李逵就开始好好安抚，沟通他们之间的感情。同时宋江打算找一个时间单独同李逵好好地谈谈：一旦这个招安要是成了，你别在这儿捣乱，你别反对。出于这种目的，所以宋江今天对李逵比较宽恕。

李逵也觉得奇怪：嘿，宋大哥这回竟然没责怪我啊！当着大庭广众的面，就把自己怎么跑到了寿张县，怎么做了一天的县令，又怎么问的案，讲说了一遍。李逵这一说，把忠义堂上众位弟兄乐得前仰后合，大家伙谁也不会想到，黑旋风李逵能当一天的县官。你说这个县官不好当呀，怎么不好当？这李逵不就当了么？

宋江看着李逵就笑，“李逵呀，你这身衣裳准备穿到什么时候呢？”

李逵说：“大哥，这个衣裳我不能再穿了，我今儿把它穿到山上来，就想着把这身衣裳给大哥您穿上。大哥，您就是我们梁山上最大的官，这让您得了！”说着话，李逵把帽子摘下来，把袍子、玉带也都脱下来了，往这一扔，“这交给您！”

宋江赶忙说：“我可不要穿这个。”其实宋江心中很想当官，要不想当官的话，就不那么积极地主张招安了，但是他想当的不是县官这种低级别的官员，他想当大官。

李逵一看宋江不穿这官服，就说了：“大哥，您要是不要这个玩意儿，那我就把它

收拾起来了，什么时候我高兴，我就把它穿上，咱们这梁山上的地盘还小，要是梁山要有几个县的话，您就派我当一县令，我保证能把这官当好！”

宋江说：“好了好了，你先把这衣裳都换上吧！”

李逵把自己原来的衣服换上，把官服脱下来，包裹好放回屋里去，暂且将这玩意儿留着当记念了。

没过两天，小旋风柴进跟神行太保戴宗回转梁山，向宋江复命。他们俩这一去基本还是顺利的。小旋风柴进跟戴宗两人带着五百两黄金到了东京汴梁，找到了太尉宿元景的家中，此时宿元景已经从老家探亲回来了。他们一求见宿元景，开始没说自己身份，管事的往里一禀报，宿元景莫名其妙，等到把他们让到自己的客厅一见面，小旋风柴进跟戴宗说他们是从梁山那来的，受大哥宋江之托，来拜谒宿太尉。这宿元景一听，马上就站起身来，走出房屋往周围看了看，吩咐心腹家丁在门口站着，不准闲人进来，这才转身进了客厅，跟小旋风柴进和戴宗他们俩人就谈论起来了。

宿元景当年在华山降香的时候，曾经被宋江给软禁过，而且那时候宿元景跟宋江有言在先，说我在朝廷当中一定给你美言几句，让皇上早早的降旨给你招安。宋江当时对宿元景也表示过，我们众位弟兄都愿意归顺王朝，为国效力。宿元景当时的话虽然说了，但过后就不负责任了，他没想到这小旋风柴进今天能找到府里来。宿元景心里面犯难，但是没说什么，还不敢得罪。

柴进就把梁山上现在的情况跟宿元景讲说了一遍，然后拿出来五百两黄金，往桌子上一放，宿元景一看，眼睛也有点发直——五百两黄金哪！那可不是白银，这黄的比那白的贵重多了，颜色就标志着一种价值，这黄的就是比白的贵，当然也得分什么东西，黄金对白银是这样子，可要是玉米面跟白面，这黄的就没有白的贵了。不过这玉米面缺少的时候，它也比白的还贵。所以这价值有时候根据社会氛围、根据历史阶段区分，有时候不应该贵的反而贵了，本来应该贵的，它反而又不贵了。

现在这五百两黄金摆到桌子上，宿元景虽说也是朝廷高官，俸禄优厚，但一次能挣这么一大笔的时候也不多，这么一看当然也动心了。但是表面上他仍然很沉着，“这个事情我知道，你尽管放心，最近我就向朝廷诉说此事，但是，我得找到一个恰当的时机，找一个恰当的氛围再讲这件事情。你们尽管放心，告诉你们的大哥宋江，就说我不会把这件事忘了的。”言外之意，五百两黄金来了，你这个事我肯定给你办。

小旋风柴进辞别了宿元景，跟戴宗俩人就回奔梁山，见了宋江把宿元景的答复一讲，宋江一听，这心里边就有了希望了，这些日子就跟梁山上知己的弟兄们交谈这件事。宋江问：“你们估算着什么时候能来招安？”

军师吴用说：“我估算着还得过一段时间。”

宋江说：“这个宿元景会不会不给皇上说呢？”

军师吴用说：“我估计这个人他能说，但是会不会有作用，那可就得两说着了。”

他们梁山上在商量着什么时候来招安，宿元景这五百两黄金已经拿到手里边，于是也在想，这个事情得怎么办：按说应该直接跟皇上说，但自己也揣测不透这皇上是什么心理。如果皇上心里面对梁山这些人非常憎恨，这么一说招安，不是把皇上给得罪了吗？可我要不说，收了人家五百两金子，对不住良心。再说一旦传出去，那可是通匪的罪名啊，我这官丢了都是小事，要问罪的啊。

宿元景毕竟是老成持重，老谋深算，这天他摆了一桌酒宴，就把同殿称臣最要好的一个朋友，礼部尚书崔靖请到府上喝酒。这崔靖跟宿元景两人喝起酒来，那是无话不谈，无话不论，俩人都是朝廷的官员，难免要谈一谈时局，谈一谈政事之类。崔靖这个人很有正义感，还爱仗义执言，酒席间跟宿元景说：“现在我们大宋国朝呀，太难了，内忧外患。所谓内忧，就是说有像宋江、方腊、王庆、田虎这些造反的强盗，搅得国无宁日；所谓外患，就是辽金不断骚扰边境，老想进军侵犯。可我们当今这位皇上整天写字画画，抽工夫还上妓院，你说我们这个国家还能好的了吗？”

宿元景说：“哎，贤弟呀，我有一个计策要献给皇上，肯定皇上能够采纳。”

“哦？你说，用什么计策？”

“现在国内虽然有那么多强盗，但是真正成其大事的、有影响的、让老百姓害怕的、让官府当中担忧的，就是那么几支，也就是什么方腊、田虎、王庆、宋江就这些人。据我所知，这些人当中，宋江跟那些强盗不一样，我当年上华山代替皇帝上那儿降香的时候，曾经见过宋江，这个事情我只能给你讲。宋江他曾经拜托我，让我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让当今圣上降旨招安，他甘愿为国效力。如果说，我们的皇上要是圣明的话，这时候就应当对宋江施以招安之计，当然，这还是个计谋。如果说把宋江招安了，给他们个一官半职，宋江手下有一百零八将那么多个绿林头领，让他们奉旨前去征辽，或者是征方腊，这叫以毒攻毒呀，一举而双得，何乐而不为呢？”

宿元景把这话说出来之后，崔靖一拍手，“哎哟，您说得太对了，那么这事您怎么不给皇上说呢？”

宿元景说：“我一直在想，皇帝怎么想的呢？我若说出这话，皇帝要不是这么想的，我该怎么办？”

“哎哟，你我都是保国的大臣，为国之计，有何话不敢直讲呢？你敢说不敢说？你要不敢说，明天我可说！”

宿元景微微一笑，“你别急呀，如果你敢说的话，我就视你为本朝的魏征。”

魏征是唐太宗手下的一个宰相，善于直言进谏，是开唐的国家重臣，唐太宗把魏征当作他的一面镜子，后世的官员都以魏征为榜样，所以今天宿元景说，你要是敢说，你就是当代的魏征，其实他这就是给崔靖戴个高帽，刷这一刷子，捧这一把。宿元景心想：你说吧，你要真当着皇上的面把这话说出来，那就省得我说了，皇上如果点头称是，派人去招安，那么我就圆了这个梦，宋江这五百两黄江就算没白给我。如果你说出话来皇上不高兴了，那是你说的，跟我没关系，这宿元景可是够奸诈的了。

他把这话说出来之后，崔靖果不其然说了。第二天早朝，宋徽宗在金殿之上说：“有事早奏，无事退朝。”崔靖出班启奏了，他上前施过君臣大礼，“启禀陛下，臣有本要奏！”

宋徽宗问：“崔靖有何本章？”

崔靖说：“陛下，如今我大宋国中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国家财力、兵力不足，当今圣上您对国家内部的这几支绿林强盗深为震怒。据臣所知，这强盗之中并非相同，比如山东梁山上的宋江，此人就心怀报国之意，愿意效忠我们大宋王朝。我想，陛下如果降旨一道，把山东宋江的各位下属无论大小都给一个官职，让他们以往杀人所获的罪名得以获免，那么您就可以唾手可得几万精兵，这就叫化干戈为玉帛。把宋江等人招进朝

中，纷赐官号，然后让他们带队征辽，或去平其他的强盗，这岂不是一举两得，也省去了国家耗材费力征剿他们。臣苦思良久，觉得这是一条妙计，愿陛下三思。”

崔靖把这话说完，徽宗皇帝沉吟了一会儿：也是，据说宋江这个人有效忠之意。至于宋江怎么有效忠之意，宋徽宗他也说不清楚，但是有一件事他知道，他后宫屏风上用毛笔亲自写着四大寇的名字，在正月十五之后，“山东宋江”的名字不知让谁给抠了去，虽然这个事情到现在也没弄清楚，也没破案，但是也没引出什么严重后果。如今，宋徽宗猜测这宋江是不是派人进了皇宫，看到我这儿写着“山东宋江”四个字，瞧着讨厌就给撕了下去，看来他是有效忠之意。宋徽宗想到这里点了点头，“卿言极是，好吧，崔爱卿，朕不日降旨一道，派人到梁山去招安！”

崔靖连忙叩首，“谢万岁！”他心想，这不是很好的一件事嘛，我这么一讲，皇上就采谏了。宿元景宿太尉，你胆太小，树叶掉下来都怕砸脑袋，连这个话都不敢说，我说了，又怎么样？

果然，第二天皇帝就降了一道圣旨，命殿前太尉陈宗善奉圣旨带着十坛御酒、二百名官军到梁山前去招安。这陈宗善金殿之上领了这道圣旨之后，回到自己府中还没坐稳，外面就有人下请柬了，谁下请柬呀？太师蔡京。这蔡京为什么下请柬？因为蔡京没有料到，今天在金殿上皇帝居然降了一道圣旨，让陈宗善前去招安。蔡京心想：皇上突然怎么要对梁山招安呀？

昨日崔靖在皇帝面前奏本的时候，蔡京、高俅都因事没有上朝，赶到皇帝降旨，真正实施招安了，蔡京才知道。他也没有胆子出班跪奏说不让皇上招安，他怕皇上生气怪罪于他，所以在朝堂之上他没有说话，下朝回到自己府里，他马上派人把陈宗善请到府上一叙。

陈宗善一听，太师蔡京请他，那可是权倾朝野的一个大奸相，不敢不去，只好坐着轿子来到蔡京的府里。跟蔡京一见面，陈宗善就问：“蔡太师，您请卑职到此，有何见教？”

这蔡京心里边怎么想的，嘴里边绝对不怎么说，他光是微微一笑，马上吩咐手下人让坐上茶，茶罢落空盏，这才捋着胡子眯、缝着眼睛说：“宗善呀，听说你要奉旨去梁山招安，这可是件大事呀！”

“是呀，卑职我不知自己能不能把这件事办好。”

“哎，那没得说了，你这个人的为人处事，我是深为了解的，你这回去，等于为皇帝解去了心中的忧烦，为百姓做一件大事呀。不过宗善，梁山上这些贼寇你对他们了解吗？”

陈宗善摇了摇头，“哎哟，太师，我一无所知。”

“嘿嘿，那是一伙强盗，杀人放火，无所不做，无所不用其极！梁山周围的州城县都受过他们的劫掠，这些人无法无天惯了，你是朝中的命臣，带的是皇上的诏书，你到了那里，这些个强盗又如何对待你，很难说清楚，也很难预测！我很为你担心呀，所以我打算给你派一个助手。”

“太师爷，你要给我派谁呀？”

“我府中有一个干办，他姓张，我把张干办派给你，他随着你可以给你出主意，让你怎么办，到什么时候说什么样的话，审时度势，怎么样处理事情，这个人机敏过人，可以给你帮帮忙。”

“哎哟，太师爷，您对小人如此关心，小人真是感恩戴德呀！”

“哎，这没什么，我们同殿为官多年了嘛！”说着话蔡京就把那个张干办找来了。陈太尉一看这个张干办，长得是鼠耳鹰腮，俩鹞子眼，别提多奸诈了，就属于一看模样就令人生厌的那么个人，但是没办法，蔡京派的，只能对这张干办说：“好吧，我起身的时候告诉您。”

这张干办说：“那好吧，我就听您的信了啊！”

就在这个陈太尉在蔡京府里想要告辞之时，外边又进来一位。正是太尉高俅，高俅往蔡京家里来串门了，正看见陈太尉，就问他：“听说最近你要上梁山招安，有这个事情吗？”

陈太尉说：“有呀，皇上圣旨已经降下来了，诏书都给我了。”

高俅说：“那天我没在朝中，我要在朝中，皇帝要有这个想法，我就出班跪奏，我就不让皇帝降这个诏书，梁山上那都是一些改不了的强盗，一辈为贼，辈辈为贼，上有贼父贼母，下有贼子贼孙！”

陈太尉说：“那您说怎么办呀？”

高俅说：“我给你再出个主意。”

第二百五十六回

这太尉陈宗善在蔡京的府里边刚想要告辞，高俅来了。高俅一听说陈宗善要上梁山去招安，马上表示反对，但是皇上的诏书已经降下来了，他反对也没用啊。

高俅跟陈宗善就说了：“我给你出个主意。我给你派一个人，跟随你去，到了那儿怎么招安、怎么说话，见了那帮强盗怎么用语，我这个人人都明白；如果你去，我怕你处事不当，有失国格啊。”

这陈宗善一听，好嘛，这蔡京刚给我派了一个张干办，您又给我派一个，“您派谁去呢？”

高俅说：“我府里边有一个虞候，此人姓李，李虞候，把他派给你。”

陈宗善一听：“好。”心说我左边一个干办，右边一个虞候，这两人跟着我到那儿招安，到底是我招安呢，还是他俩招安呢？可是他知道，高俅蔡京这是朝纲里边谁都惹不起的人呐，他陈宗善更不例外，也不敢惹，陈宗善只有连连点头。

高俅说：“等你动身那天，我就让李虞候跟你一路同行！”

陈宗善只好说：“多谢太尉。”

陈宗善由打蔡京府里边回到自己的家中，一宿没睡觉，他老琢磨啊。陈宗善心想，这回去招安这活儿不怎么好干啊，一个蔡京的手下，是一个高俅的手下，一左一右陪着我，我的一举一动就等于都被他们两个人监视着。当然呐，我跟梁山的这些人，素无来往，但是我那件事情处理不当的话，这两位都可以回来向蔡京和高俅禀报，他们两个要在皇上面前给我诤上两句，就够我喝一壶的。但是这两位他又不敢辞掉，哎，带着就带着吧！

要动身了，张干办和李虞候都来到陈宗善的家中，先跟他照一面，明天在十里长亭会齐。这个李虞候叫李齐，就是在泰安神州，跟那个知州一块儿看李逵打擂的那小子，刚从泰安神州回来，这小子对梁山上那些人既恨又怕，所以这回高俅差他去，这算是派巧了，派对了。这小子琢磨，我上梁山去看看，我现在去招安，说不定这里面还有点什么好事儿。梁山那伙强盗有好几万人，他要愿意让皇帝招安，肯定对招安去的人，也得好好溜溜须，给打点打点呐。我这回跟着去，弄不好还是个肥差呢——这小子一脑袋光想发财。

他跟陈宗善先打个照面，转过天来，太尉陈宗善带着二百多名官军，带着十坛的御酒，还有诏书的宝匣，骑着马，有的是步行，有的马上，就来到十里长亭，张干办李虞候一起都来到了，出乎陈宗善的意料之外，蔡京跟高俅两人在长亭设酒饯行。陈宗善心想，这可没想到啊，这太师蔡京跟太尉高俅在这给我设酒饯行，这可是一张纸画的鼻子，给我好大的一个脸呐！这设酒饯行，那就得喝呗。

当然这地方这酒不能多喝，三杯酒喝完之后，这蔡京跟高俅两人嘴上说的都非常得好听：“愿陈太尉此去梁山招安，托皇上的鸿福，大宋国朝的鸿福，到那儿马到成功、旗开得胜！能将宋江等人招回朝内，这是你大功一件哪！”